

第一章 中国通往印度的秘密古道

丝绸从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东方文明的象征。占代中国的一切对外交通线，都被誉为“丝绸之路”。中国西北部沙漠中的丝绸之路早已闻名遐迩。中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也已为人所知。但在中国西南部的一条隐藏在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的丝绸之路，长久以来却鲜为人知。

中国的西南地区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枢纽，特殊的地质结构使这里高山扭曲，河谷横断；地理气候，以及植物群落和动物群落均呈现极为错综复杂的景况。在古代，这里被人们视为“蛮荒之地”、“瘴疠之乡”，是人们难以涉足的禁区。今天，尽管这里已成为人们寻根探奇的热土，然而“高原秘境”之称，仍声名远播。正是在这片充满神话和离奇故事的区域，在长期缠绕大山深谷和原始密林古奥神秘的气氛中，一条中国最早的对外交通线，两千多年来一直悄无声息地沟通着异域和邻邦之间人们的心灵。

这就是中国通往印度的秘密古道。

对古代中原的人们来说，这条古道的发现是很偶然的。公元前一二二年。汉武帝的使臣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回到国都长安后，奏报了他的一大发现：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有许多蜀地的布匹和箬竹杖。张骞当时问过商人，才知道在身毒（今印度）有许多蜀地商人开的市面，专营中国西南的物品。

大夏的蜀布和邛竹杖便是商人们从东南数千里的身毒国买去的。

难道说，在汉武帝开通北方沙漠里的丝绸之路以前，就有一条跨越西南高原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吗？是的，这条路的开通至少比北方丝绸路早两个世纪。

印度就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开始知道有中国，中国也由此将印度载入汉文史册。^①公元前四世纪，在印度孔雀王朝的著作《政事论》和《摩奴法典》中都提到“支那”一词，“支那”是南亚、西亚和西方国家最早对中国的称呼。这个词是由印度传到西方的，最初见于梵文，写作 Cina，后来几经转译为各种文字，英文写作 China。据中外学者考证，认为是秦字的音译，有的学者则认为是“滇”（云南古国名）的音译。无论如何它是对中国的称呼。在《政事论》中还提到“支那帕塔”（cinapatta），意为“支那成捆的丝”。古代只有中国有丝。当时，秦灭蜀，蜀为秦国的范围，“支那成捆的丝”就是产于蜀地的丝织品的原料，那时已有丝织品的原料出口印度，想必丝织品的出口更早于这个时期。出口印度的丝绸和丝就是由四川、云南一路经缅甸运到印度去的，“因为孔雀时代印度和中国还没有过接触”^②。距离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也还有两百多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战祸不断，各国互相吞并，而南方，特别是西南蜀地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因而最早与缅甸、印度等国发生贸易往来，开辟了西南丝绸之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直到汉武帝打败匈奴，北方丝绸之路才开始形成，所以，西南丝绸之路至少比北方丝绸

^① 《史记·大宛列传》。

^② 辛哈、班纳《印度通史》 1964年商务印书馆，第 82 页。

之路早形成两个世纪，以至于张骞在公元前二世纪出使西域时，看到大夏有蜀地的布匹和箠竹杖而感到吃惊，并认为南方一定有条秘密通道与印度相连。张骞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

这条秘密古道在中国境内是由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组合而成的。灵关道由蜀（成都）经临邛（筇峡）、灵关（芦山）、笮都（汉源）、邛都（西昌）、青蛉（大姚）至大勃弄（祥云）叶榆（大理）；五尺道由蜀（成都）经犍道（宜宾）朱提（昭通）味县（曲靖）滇（昆明）安宁、楚雄到叶榆（大理）；灵关道和五尺道在大理会合后一路往西，称为永昌道，永昌道出大理，翻博南山，经永昌（保山）、滇越（腾冲）到缅甸、印度等地。在古代，这条路是川、滇、缅、印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自汉武帝令张骞等人开西南夷以后，历代王朝对它都十分重视。东汉王朝为了有力地控制西南地区和这条对外交通线，曾设立过永昌郡。永昌郡治所在今保山，正处西南丝路的要冲。这一措施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畅达，而且使中国对当时的缅甸等异域邻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据魏完《南中志》记述，“永昌，古哀牢国也。传闻西南三千里有剽国，君臣父子，长幼有序。”剽国即今缅甸。缅甸古国不但同中国官方保持交往，常派使团沿古道前往京城，而且民间商贾更是常年往来于永昌等地进行经济及文化活动，故史书有“永昌郡有闽濮、鸠僚、僮、越、裸濮、身毒之民”的记载。^①身毒即印度。当时，西南地区被认为是出珍宝奇货之地，实际上很多物品来自缅甸和印度等地，如琉璃、宝石、水晶、海贝、珍珠、琥珀、翡翠等等。

《华阳国志·南中志》。

如果说，汉晋时期对西南丝绸路的里程和所经地区尚不太清楚的话，那么，到了唐代，史书对这条丝绸古道的记载就相当确切了。据樊绰《云南志》载：“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州、县、馆、驿、江、岭、关、塞，并里数计二千七百二十里。”^①这是从四川成都至当时南诏羊苴咩城（大理）的路途，从羊苴咩城到缅甸、印度的记述是：“羊苴咩城西至永昌（保山）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腾冲高黎贡山上）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保山龙陵境内）二百里。又入骠国境，经万公（古太公城，今瑞丽江和伊洛瓦底江汇合以后下游不远处）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卑谬）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印度曼尼普尔）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布拉马普特拉河中下游）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温罗国（今孟加拉）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六百里。”^②西南丝绸路出境通往缅甸、印度的古道有两条，它们是自永昌郡西行在高黎贡山上的诸葛亮城分开的。一路南经龙陵、瑞丽到缅甸掸邦，经太公城至卑谬，再到印度的曼尼普尔等地；另一路则西北经腾冲至缅甸的密支那、猛拱，再到印度的阿萨姆等地。

当年张骞沿北方丝绸之路到大夏，见到四川的物品，而大夏商人能到印度贩运这些物品，可见印度与大夏是有道路沟通的；后来玄奘西天取经也是沿北方丝绸之路经大夏至印度的。由此可见，大夏是南北丝绸之路的汇合处。

公元前 334 至 325 年时，希腊国王亚历山大侵入西亚、伊

^① 《云南志》卷一。

^② 《新唐书 地理志》。

朗和印度等地，素有“商业民族”之称的腓尼基（今叙利亚、黎巴嫩一带海岸民族）海员充当了亚历山大军队的水手，他们一边进行战争，一边贩卖中国丝绸、印度宝石及西亚的珍珠。随着这种贸易的交流，西方人得到了丝绸，也认识了中国的精美丝绸代表着中国，象征着东方文明，它在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闪烁着异彩，最先得助于西南崇山峻岭中的丝绸之路。当然，这条古道所途经的中国西南的地理环境是十分险恶的，它必须穿越万水千山，原始密林，必须经历复杂多变的气候环境。以至于当时许多大理的商人被阻隔滞留于缅甸时，痛苦地唱道：“冬时欲归来，高黎贡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燄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①

高原是封闭的，但它阻隔不住人们追求生存、经济交往和心灵沟通的愿望。这条西南高原上的丝绸之路出现在人们视为禁区的化外蛮荒之地，是一个奇迹，它是西南各族人民的独特创造。西南古代各族，最早被称为：蜀、徙、邛、笮、叟、昆明、僰、哀牢、滇、夜郎、滇越等等。斗转星移，他们随世易号，因地殊名，但一直生活在西南高原上。在这条西南通往印度的古代交通线上，他们的三项伟大创造：西南马的驯化、悬河笮桥和凿空栈道构成了神奇的西南丝绸路，使称为“东方一绝”的蜀锦远销海外。就是今天，我们仍能在大西南深山密林中的古道上看到伴着铃声而来的马帮；仍能在那江水湍急、峡谷深陷、舟不可渡的横断山区看到溜索悬于万丈深渊之上，人马货物飞越过江；仍能在原始森林里看到铺木为路，杂以土石的土栈道和悬崖上凿孔穿梁，铺以木

^①《云南志》卷二。

板的石栈道。这些西南各族人民征服自然的杰作，至今令人叹服。

由于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北方，当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外主要的交往则在北方进行，北方丝绸之路于是大放光彩。唐代以后，随着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东南沿海港口的纷纷兴起，中国的经济重心移向东南，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重心转向海路。于是，从中国合浦、广州、泉州等沿海港口出发，南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穿过马六甲海峡，西抵印度半岛、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部的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了起来。

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地理上的毗邻关系，以及云南各族人民在与周边国家人民长期的交往中形成的睦邻友好和亲缘关系，缅甸等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同中国的贸易从未中断过。宋代，缅甸蒲甘王朝多次通好中国，国家间的正式交往史不绝书，《诸蕃志》、《南诏野史》、《宋史》、《宋会要稿》、《东华录》等书都记载了缅甸送白象、香料等物品给大理国；并记载了三佛齐国、大食国使臣到宋朝通好的史实。元代，从云南到缅甸等地设有专门的驿道和驿站，加强了古道的维修和管理；明清时期，东南亚、南亚等国与中国的往来仍不绝于途，并且存在着从缅甸摆古、曼德勒等地到云南永昌（保山）的专门进行大象贸易的道路。据清师范《滇系·贡象上路》载：由永昌向西过蒲骠、越屋床山、过怒江、逾高黎贡山、跨龙川江，过腾冲卫向西行至南甸（梁河）、干崖（盈江）、陇川宣抚司。从陇川西行十日至猛密，再西行二日至宝井，沿伊洛瓦底江南下至曼德勒，再西行五日至摆古。贡象路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它的存在说明中国与东南亚

地区的陆路贸易和交通仍在不断发展。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交通在不断地更新，马帮、笮桥、栈道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但令人惊讶的是，完成于一八八四年的中缅印边境阿萨姆东北境萨地亚到印度加尔各答的东孟加拉铁路，以及完成于一九一三年的由仰光经密支那、曼德勒到腊戍的铁路，大体沿袭古老的西南丝绸路。抗日战争期间，南方丝绸之路迎来了历史性的变化，它为这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九三九年建成的川滇公路大部分沿循灵关道，同年建成通车的昆明到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则大部分是沿永昌道开筑的。滇缅公路将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联系起来，支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一九七四年建成的成昆铁路，基本上循着灵关道与川滇公路平行，而待建的内昆铁路则将大体顺着古老的五尺道。古今对照，令人发出由衷的惊叹，两千多年前的古道，竟与现代交通路线基本吻合。两千多年前的西南各族人民，没有先进的勘测仪器，也没有现代的设计知识，然而古老的交通路线于今天的人们看来也如此合理，这是勇敢的探险、艰辛的开拓所结成的智慧之果。

今天，古道大多已为公路和铁路所代替，但你仍可以沿着古老的线索，寻觅着先民们的足迹，踏上嵌有深深马蹄窝的西南丝绸路。于是，你就能看到无底的深谷拥抱着嵯峨的高山；茫茫云海中有翠绿的坝子；古典的原始密林中潜藏着数不清的鸟兽蛇蝎；红色的高原之上，竟放着与民族服装争艳的山花；那里不仅有险峻多姿的自然景观、色彩斑斓的亚热带风光，还有奇特多样的民俗民情。它们具有惊心动魄的山野魅力，令人神往、陶醉。

如果你亲临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你还能观赏到一幅历史百科的长卷。这里有交通史上独特的昭通汉车马画像砖；桥梁建筑史上最古老的霁虹铁索桥；书法史上承上启下的大小爨碑；宗教史上的大理天主教堂；民族交流史上的袁滋摩崖；艺术史上的腾冲皮影戏，以及战争史上无数惊心动魄的古战场……

西南地区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有长达万里的边境线。作为人类的重要发祥地元谋人的故乡，西南地区远在新石器时代，已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区域，至今仍居住着中国半数以上的民族，其中仅云南就有二十四个民族以及上百种民族支系。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创造了大相异趣的文明。正是他们开拓的西南丝绸之路把东南亚、南亚和更远的国度联接起来，以致于我们今天能在这块显得十分闭塞的土地上，感受到一种国际文化交往的鲜活气息。在这里，可以了解到中缅两国所形成的民族渊源、血缘关系，以及两国人民的胞波情谊；也可以了解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在长达几千年的往来中，互相学习，相得益彰的友谊。

西南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条重要国际贸易交通线，而且也是友谊的纽带，在中国对外友好交往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公元十三世纪，意大利大探险家马可波罗曾沿着这条秘密古道经西南去缅甸；中国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公元1586——1641年）也曾沿这条古道考察西南，他们后来把所见所闻写成了书，轰动了世界。今天，古道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大的兴趣和关注，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旅行

家纷纷来到西南高原勘探古道。

西南丝绸之路已开通了几千年。首先对“丝绸之路”进行研究并为其命名的，是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r, 1833—1905 年），他把“从公元前 114 年到公元 127 年间中国与河间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作为从中国西南经缅甸到印度的古贸易商道，自然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相信，随着西南丝绸之路沿途更多的考古发掘，以及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学者的深入研究，这条神秘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以更加清晰的面貌展现出来，并为中国、缅甸、印度各国的进步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第二章 建构民族走廊的灵关道

西南大地是众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至今居住着中国半数以上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支系繁多，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宗教信仰、语言服饰等千差万别。这种复杂多样的文化现象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民族学研究表明，西南高原是古代北方氏羌、东方百越、南方百濮三大族群迁徙流转，生息繁衍的融合之地。

氏羌是西北高原的古老民族，由于战争的威逼和自然灾害的袭击，以及对生存的追求，历史上他们不断向南迁徙。这种远古的迁徙过程最初是沿着河谷的自然通道进行，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开拓出了与外界交流的通道，并为之付出多少智慧和心血。如今在灵关道沿途居住的少数民族大多仍是氏羌系民族，诸如彝族、白族等，他们是最早的筑路先民。后来，随着蜀地经济的发展，灵关道便成为通往西南腹地的商贸之路。

灵关道，因途经西南高原四川省芦山县的灵关峡而得名，西汉司马相如过灵关峡时又刻石永记，灵关道之名便为人们千年习用。

丝路源头 天府成都

成都，位于中国西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川西平原的中

央。成都在历史上曾是蜀国所在地，故又称为“蜀”。千百年来，这块沃土蕴藏着独具风采的灿烂的蜀文化，为中国古代文明增添了光彩。

著名的西南丝路就是以成都为起点的。

远在公元前 4 世纪，蜀地的商人便驱赶着驮运丝绸的马帮，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开始了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从那时起，精美的丝绸就代表着中国，象征着东方文明，而作为出产丝绸的成都也成了人们仰慕的地方。

成都平原，沃野坦荡，阡陌纵横，桑土无垠。冬春季节，来自西北部的寒流被秦岭、大巴山等山脉阻隔，使这里的气候温暖，年平均气温为 16—18℃ 无奇冷奇热 雨量也充沛，为养蚕植桑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据史书记载，蜀地从很早就开始栽桑养蚕。当时有一个部族叫蚕丛氏，他们发现野桑丛中有一种虫结的茧，打松后可以制成柔软的绵，抽出的丝可以织做成衣。他们称这种虫为“蜀”，并把“蜀”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即族徽）。到了距今约 4 千多年前，他们把野蚕驯化成了家蚕，并把养蚕术传给了邻近的部落。现保存在广元皇泽寺的蚕桑十二事图碑，生动形象地记载了栽桑、采桑、收蚁、养蚕、上簇、采茧、缫丝等十二个生产环节的情形，反映了蜀地栽桑养蚕的一个侧面。1976 年，在成都出土了 4 件不同形式的铜戈，其中一件饰纹是蚕的图像，四周有代表桑叶的纹点，全长 26.3 厘米。这件西周时期（约前 16 世纪——前 771 年）的蜀地产品，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是蜀国当时养蚕业发达的佐证。

在成都平原的乡村，至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代，蜀地有一位勤劳善良的姑娘，她的父亲被邻近部落抢去，

大白马跑回来向姑娘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姑娘思念父亲，便对大白马说，如果你能把我的父亲救回来，我就嫁给你。大白马真的把姑娘的父亲救了回来。然而，姑娘的父亲不愿意履行姑娘的诺言，把大白马杀了，把马皮曝在厨房里。一天，姑娘从厨房门口经过，马皮突然把姑娘卷起飞走了。后来，人们见马皮栖息在桑树上，姑娘已化为蚕，吃桑叶，吐丝成茧。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不知名的“蚕女”，为她立寺塑像，每当蚕桑时节，都要举行祈求蚕桑丰收的活动。这个故事或许在述说着成都平原桑蚕业的历史悠久，当然更表达了人们对“春蚕”的敬重，以及对蚕桑业这种古老的文明的珍视之情。

成都平原的蚕桑业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很早的时候就以蚕桑业的发达闻名遐迩。历史上还专门开设过“蚕市”，用以交换蚕种、桑条和养蚕用具。唐代（公元 618——907 年）晚期，成都每年三月初三的蚕市已达万人以上，到了宋代（公元 960——1279），蚕市的内容更丰富了，宋人张仲舒曾写下一首《蚕市词》：“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州。人散后，茧馆喜绸缪。柳叶正饶烟黛细，桑条何似玉纤柔，立马看风流”。足见当时蚕市的热闹和古老的风习。

如今四川的蚕桑事业发展之大已非昔日可比。1987 年，四川产茧 209 万担，居中国第一，占世界总产量的 1/5；生产生丝 13200 吨；绸 9000 万米；培植桑树 20 亿株，养蚕农户达 8800 万户。每到春天，大片大片的桑林为四川大地披上绿装。绿色之中，这片古老的土地闪烁着青春的活力。

蚕桑业的发展，促进了蜀地丝织业的兴盛。驰名中外的蜀地织锦质地较厚，表面光滑，富有光泽，堪称为东方一绝。

蜀地盛产织锦，尤以成都东南一带最集中。这里有一条江，水清见底，织工们都喜欢在这里洗锦。用这条江水洗出的锦，颜色特别鲜亮。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条江称为“锦江”。成都也因织锦闻名天下，被称为“锦城”。

蜀锦的生产在汉代（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此时，织锦已采用足踏织机。成都东汉墓出土的石刻画像，就画有这种织机。它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而欧洲出现脚踏织机是在 6 世纪到 13 世纪才广泛使用。

蜀锦织造技艺精湛，且耗工多、费用大，古人称“其价如金”。织锦一般用多种颜色的蚕丝作经纬线，花纹斑斓，确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蜀地织工曾为唐代一位公主织造过一条精美的裙子做她的嫁妆。裙子上有用细如发丝的金线织成的花鸟，鸟很小，可眼、嘴、鼻、爪清晰分明，“正视旁观，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其精巧的织艺，令人叫绝。唐玄宗（公元 712—755 年）在位时，蜀地奉献的五色丝织锦背心，一件便“费用百金”。特别是一件织有公元 4 世纪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行书的文字锦，他一直舍不得穿，作为“异物”十分小心地珍藏在皇宫里。元朝（公元 1271—1368 年）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成都看见这里纺制的精美漂亮的布匹、绉纱和绫绸，赞不绝口。本世纪以来，蜀锦曾多次在国际上获奖。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喜爱。1983 年 5 月，蜀锦在美国展出时，两位成都的老织工当场为美国观众织出唐代花鸟图案的传统织锦，赢得参观者的一片赞美。

蜀绣与蜀锦齐名，与湘绣、苏绣、粤绣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绣。蜀地自有了丝织品后，民间刺绣便日益兴起，成为蜀

地的一大特产。蜀绣严谨细腻，强调劲气。绣法灵活考究，针法多达 12 类 122 种。多用绸、缎、绢、纱作为面料，绣品似一气呵成，巧夺天工。

蜀绣产品种类繁多，既有工精艺高的工艺品，如单面绣、双面绣、双面异色绣、双面异色异形异针法的三异绣；又有美观实用的生活用品，如被面、枕套、桌布、绣衣、绣鞋等。蜀绣“鲤鱼”是传统题材。由于针法特别，使坚硬光滑的鱼头，轻薄透明的鱼尾，聚光晶莹的鱼眼，繁而整齐的鱼鳞都表现得活灵活现，画面不着一丝水纹，却使人感到所绣的鱼宛如在水中游戏。1985 年 5 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先后有 50 万人参观了蜀绣展览，1 万多件蜀绣纪念品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尤以蜀绣绣花睡衣最受欢迎。

扎染与蜡染、夹染是中国古老的印染方法，染色技术的传播对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起过特殊的作用。蜀地早在汉代时民间便普遍使用扎染，至唐代已趋成熟。它通过不同的扎法，使织物因染料渗透程度不同而产生多种纹样。如今，四川省丝绸工业研究所继承传统技法，创新针法和染色工艺，使丝绸印染技术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成都除叫“锦城”外，还被称为“蓉城”。远在五代（公元十世纪）后蜀皇帝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蓉城。芙蓉，花朵大，形态美，色彩艳丽多变，深为成都人喜爱，是成都市的市花。每当金秋时节，蜀都大道芙蓉花开，把成都装点得格外喜气。

逛大街走累了，若走进成都的小巷，当会有另一番情趣。小巷里有数不清的茶馆，人坐其内，几张竹椅，几盏香茗，憩乐融融。在茶馆里光喝茶是不过瘾的，还得听说书人摆龙门

阵。可以说茶馆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地方，说书人讲的话本就是后来小说的雏型。成都的茶馆，数杜甫草堂的茶客最多，草堂茶社在一个大院里，周边有回廊，中间有长亭，园中桂蕊飘香。游玩草堂，到这里喝杯耐泡的盖碗茶，听听那唤茶的吆喝声，真是乐在其中。

成都的小吃更令人嘴馋，什么“珍珠元子”、“赖汤元”、“龙抄手”、“钟水饺”、“韩包子”、“担担面”、“谭豆花”、“夫妻肺片”、“陈麻婆豆腐”……真是数不胜数，吃都吃不过来。这些小吃做工精细，配料考究，而且不断地翻新变换。所以名声经久不衰，让人吃后永存记忆。

成都的名胜古迹很多，久负盛名的就有诸葛亮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都江堰、宝光寺、杨升庵故居等等。名胜多名人也多，著名的司马相如、杨雄、杨升庵就出生于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唐大诗人杜甫虽非四川人，但因曾较长时间生活在成都，留下了许多咏川诗篇，也受到蜀地人民的敬仰爱戴。他对成都这样写道：“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杜甫《蜀相》）“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杜甫《赠花卿》）。

正是蚕桑业在蜀地的兴起与发展，造成了成都的繁华，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蜀文化。作为西南丝绸路的起点，成都对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对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拓展，更是起着积极的作用；而这条中国最古老的对外陆上交通线，又时时给蜀文化增添着新的风采。

山川的分界 蜀南第一洲

从成都南出往西 74 公里，就到达西南丝路“灵关古道”

段的第一站——邛崃。

邛崃古称临邛。位于川西平原西南与邛崃山脉的接壤处。气候宜人，风景如画。邛崃山中盛产箬竹。汉代（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的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了用这种竹子做的箬竹杖。

箬竹因地而得名，箬竹杖因竹而享誉。箬竹节长质厚，厚重而富于韧性；箬竹杖拄地牢，手感好，很受人们喜爱。即是如今，在四川的青城山、峨眉山和昆明的西山等旅游区都能买到箬竹杖。不少游客手拄箬竹，助步登山，其乐融融。这看来普普通通的手杖，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倍受“老外”的青睐，于是蜀地商人不辞万里地将其远销国外。

在古代，临邛以最早使用天然气和冶铁技术高超而闻名于世：今天，邛崃则以制酒、制陶驰名遐迩。

从史书记载来看，至迟在西汉（公元前 206——公元 8 年）。临邛人便学会掘地为井，用竹筒从地下“火井”取气，通过小孔点燃。用来煮盐。这种使用天然气的做法，比西方要早一千多年。

临邛冶铁铸造业的历史更加悠久。邛崃山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铁矿，矿石“大如蒜子”。所炼的铁钢性最好，深受西南各族人民的欢迎，西南丝路的开拓，也得助于临邛的铁器。

临邛冶铁铸造业的兴起，得力于卓王孙的艰苦创业。公元前 228 年，秦国攻灭赵国，为了防备赵国富豪遗民的叛乱，便将他们迁徙到边远的蜀地。在这些遗民中，身为冶铁商的卓氏夫妇，爬山涉水，翻越秦岭，千里迢迢来到四川盆地边缘的葭萌（今四川广元昭化）。而后他们又来到临邛，利用这里廉价食物，广招贫民开矿，冶铸铁器交易于滇、蜀两地，成

为拥有奴隶千人的巨富。另有山东铁商程郑，也来到临邛，招募数百奴隶铸造铁器，成为卓王孙一样阔气的富翁。

现在，卓王孙故居已辟为人民公园，园中回廊碧水，荷叶假山，相伴成趣，中有卓王孙当年饮酒酬唱的“古瓮亭”。

邛崃县城，古香古色。一条长 10 公里的主要街道两侧，商店密集，商品琳琅满目。进入城内，那空气中飘来的阵阵酒香，令人陶醉。

邛崃自古就是“酒乡”。是四川名酒——文君酒的出产地。此酒选用优质泉水为酿酒用水，精选上等稻谷为原料，用大小麦配方制曲，老窖固态发酵，陈年储存，是一种香味独特、回味悠长的美酒。

文君酒以“文君”命名，来源于古代的一段风流佳话。西汉时期，成都人司马相如好读书，善辞赋，长击剑。当时的临邛县令是他的好朋友，司马相如便经常乘车骑马来临邛。在与名人豪户的交往中，司马相如和临邛首家大富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相爱并私奔了。他们来到成都后清贫如洗，生活窘迫，只得又回到临邛。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市中开店酿酒，过起安静的平民生活。卓王孙先是认为女儿嫁给没有钱财的司马相如有辱门面，后来看到这般情景，只好给他们一百个奴隶，一百万钱币。这样，临邛便又多了一家富人。这段爱情故事后来被人传颂，给古城增添了浪漫色彩。今日来到邛崃县，在城南可以看到一条街，街道两侧一色平房，古朴典雅，临街酒铺林立，铺中摆满了邛崃所产的各种美酒，当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酒肆遗址——文君井，仍在这条街上完好地保存着。这里的琴台古井，箬竹池水，楼阁山石，是西南丝路上的一处迷人的景观。